

妻命者●克妻之命也

# 妻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人命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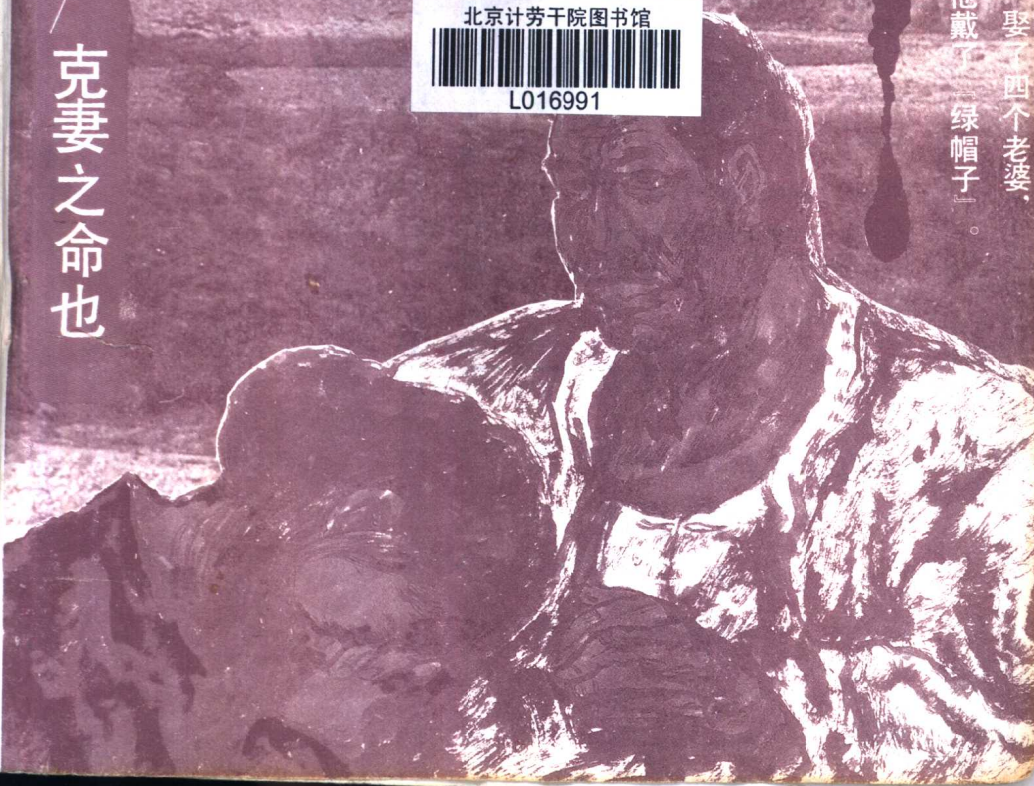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结了五次婚，娶了四个老婆，  
死了三个，两个给他戴了「绿帽子」。

妻命也 / 克妻之命也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16991



(晋)新登字2号

妻 命

禹 明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美术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850×1160 1/32 印张: 12.5 字数: 301千字

1993年11月第1版 1994年3月太原第2次印刷

印数: 5001—15000册

\*

ISBN 7—5378—1247—0

I·1225 定价: 10.80元

## 故事梗概

这是一出纷纭复杂的婚姻悲喜剧。

他是个平凡的男人，却大走桃花运。一生结了五次婚，娶过四个老婆。早婚的他未尝禁果，媳妇倒揣上了娃娃。初识女人温情又痛失原配。命运赐给他第二次婚姻，本十分美满，却因战争失散，娇妻移情别恋，给他戴上了第二顶“绿帽子”。所幸他大难未死，官运亨通，获得赵姑娘的痴情相爱，不料好景不长，新人命短，丢下一双儿女撒手西去。寂寞难耐诱惑，他又娶了风流成性的第四房妻子，也搬回一颗灾星，差点成了情场冤魂，不过作鬼的是妻不是他。历尽坎坷，失散多年的二房妻终于与他破镜重圆，面对一群不同生母的女儿，他已认命。可原配所生的长子突然自杀使他陷入困惑，因为儿子

的死已带走了一桩他永远不可能知晓的秘密……

这个不平常的故事发生在太行山区，它给人们展现了老区人的生活风俗画卷，从不同婚姻的不同结局凸现了不同的鲜明个性，形象地说明了环境造就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的人生哲理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怨妻·娇子·冷洞房 .....        | (1)   |
| 第二章  | 泪伴尿炕夫 魂系旧恋人<br>.....   | (45)  |
| 第三章  | 爱侣不同婚 情海酿“孽种”<br>..... | (77)  |
| 第四章  | 野山沟二度春风 .....          | (116) |
| 第五章  | 雷雨·长夜·活寡难守 ...         | (146) |
| 第六章  | 千里寻夫 少妇移情 .....        | (174) |
| 第七章  | 新人薄命 再结良缘 .....        | (215) |
| 第八章  | 故土·旧情·孩儿王 .....        | (249) |
| 第九章  | 冤家路窄 情长意短 .....        | (289) |
| 第十章  | 风流女妄作风流梦 .....         | (318) |
| 第十一章 | 痛别意中人 回首圆破镜<br>.....   | (348) |
| 第十二章 | 妻——命中注定 .....          | (372) |

## 第 一 章

### 怨妻 · 娇子 · 冷洞房

—

1920年清明这天，下着毛毛细雨，赵拴孩正在东沟修地。衣服下得湿漉漉地，汗水和着雨水，不停地从脸上往下流，他挥舞着铁锹紧张地铲土，又不时地擦抹脸上的汗水和雨水。

这时，有个人向他走来，说：“走吧，该回去了。今天是清明，你忘啦？”拴孩子抬头一看，是本家赵志全。他直起腰答道：“你先走，我得把这条堰杀格修起。天还早些，一会儿就完。”

“我也是修堰来，也是剩下一点点，再修吧。一来下雨，二来还得回去杀鸡。你知道吧，俺大媳妇，刚生了个男孩，儿子不在，我得管呀！咱这赵家，清明、十月一做盘子、祭祖宗的老规矩，不能变呀，要我说吧，生男生女都应该一样，为什么规定：生下女的就只蒸十几个馍馍；生下男的还非得杀一只大红公鸡不行。不知哪一辈子传下来的这规程？正碰上我家今年连只公鸡也没有喂下，还是俺从老丈人家捉来一只。你今年不是又生了个闺女么，那简单、好办，蒸上十六个馍馍就行……”

赵志全说到这里，见赵拴孩一声不吭，脸也沉了下来，便说：“那你再干会儿吧，我先回呀！”

赵志全一边走，一边想：“怎来，拴孩哥这么不喜欢？嗯，对啦……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怪不得人家不高兴，多半辈子了，还没有一个儿子，我真不该对他说生男生女都一样，还说，生下女的简单、好办，让他不高兴。”

没有儿子，这是赵拴孩的一块心病。他听了赵志全的这些话，象刀子扎心一样难受。赵志全走后，他软软地瘫坐在地下，垂头丧气，再也没劲干活了。

赵志全还比赵拴孩小几岁，已经有了三个儿子，现在又得了孙子。拴孩呢，只有四个女儿，儿子呢，还不知道在哪个奶奶庙里寄着哩。

赵志全娶了两个女人。头一个，生了三个孩子，大的是男的，二的是女的。生第三个时，难产，老婆孩子都死了。留下两个孩子，先是他娘喂养，没过两年，娘病死了，他只好又当爹又当娘的抚养。谁知，染上痢疾，没有两天，两个孩子也都死了。

孩子活的时候，拴孩不想续妻再娶，一来人们嫌他有孩子，怕当后娘，不愿嫁他；二来，他看过《芦花记》的戏，怕孩子们象闵子骞一样，受后娘的苛打、虐待。孩子都死了，只留下他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里外两串院，就他一个人住。人们劝他再找一个，他也觉得孤雁难飞，孤人难活。不再找个，这门人家就算完了。不过，三十岁的人了，找寡妇吧，没有合适的，带孩子的，他还不要。人常说：“儿要自养，谷要自种”，带来两个，再生上两个，前家后带，不吃劲。找大闺女吧，自己年纪大点，又是二婚，也不好找。

说来也巧，正在拴孩作难的时候，忽然从河南来了一群逃荒的。一个老头，带着一个十六七的闺女。老头有病，骨瘦如柴，咳嗽气短，只有一口口气，眼看就不行了。闺女长得十分俏气，不

论人材、身材，都是百里挑一。老头带着女儿，住到拴孩家二门外一个烂房子里。每天，就靠女儿挖野菜、讨吃要饭过日子。不久，老头知道了赵拴孩是个光棍，虽说年龄大点，但家业厚实，就非要把闺女嫁给他。老头说：“俺不图你什么财礼，只要你对俺闺女好，给俺口饭吃。俺也活不了几天啦，老家也没有人，都饿死了。俺死后，你割口棺材，打发了俺，俺就心满意足啦”。

就这样，赵拴孩没花一文钱，便要下了这个俊俏的黄花姑娘。

这个姑娘姓钱，取名牛花。赐给拴孩的第二年，就开了怀，不到十年，一不溜生下四个闺女。

赵拴孩的上一辈，弟兄三个，只有他一个儿子，是个缺宝，怕他活不成，就叫了个“拴孩”。三家老人死后，家产都早了他。有七八十亩地，十几间房子。拴孩很勤谨，肯动弹，长得膘肥体壮，是村里有名的种地把式。再加上取上这个钱牛花，是个巧媳妇，很会做人家，能纺会织，省吃俭用，农忙时，还上地干活。有这么个好婆姨，村里人个个眼气，人人夸奖。

可是，万事不得全，牛花甚也好，就是只生女孩，不生男孩，你想，拴孩已经大半辈子了，没有儿子，这份家业给谁呀！所以一见牛花生一个是女的，生两个还是女的，气得他常常唉声叹气。

牛花也没法，也着急，男人不高兴，自己也不高兴，好象做下了短弊似的，常常偷着抹眼泪。除了下地劳动，成年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村里赶会唱戏，也没有去看过一次，更不要说到外村看。她总觉得，生不下个男孩，脸上无光，没脸见人。

清明节的头天晚上，拴孩见牛花发好了面，知道要蒸馍馍，好让他第二天去做盘子、上供，祭奠祖宗。拴孩气得真想阻止她，甚至训斥她一顿，又回头想：“她这样勤劳肯干，一心为自己，把家里整刷得有条不紊，哪能训斥她。”忍了忍，没有吱声，早早地就睡了觉。

现在，听赵志全说，他儿媳生了男孩，他得了孙子，要杀大

公鸡祭祖。又说，自己生了女孩，简单、好办。这分明是讥笑自己。他越想越生气。在雨地里蹲了一阵，地也没心修了，扛上铁锹就回了家。一进家门，见牛花正在从锅里往出拾热腾腾的馍馍。他火不打一处来，走过去，一脚便把拾出来的馍馍踢在地下，还破口大骂：“你还有基本事？就会蒸个烂馍馍，为什么不象人家志全，也杀上一只大公鸡？上什么盘子，祭什么祖，今年不去了！”

牛花见拴孩发了这么大的火，开始愣了一下，很快清醒了，便气愤地说：“你，你，你也不能单怨俺呀！不怨你自己，不怨你祖上缺……”还没有说出缺什么来，赵拴孩又一脚，把蹲在地下的锅，也踢翻了。半锅开水，流溅到牛花腿上、脚面上，烧得她一迭连声的直叫。

赵拴孩还想踢打牛花，一看这场面，只好把握紧的拳头放开，把提起的右脚放下。不过，火气一直落不下，叫骂道：“你还犟嘴，你说，你说俺祖上缺什么？你说！”牛花说：“你打吧，俺爹快死时，你是怎说来？你说要把俺当亲妹妹看待。你过去骂俺，俺不吭气，现在要打俺呀！俺来你家做下什么坏事啦？你一进门子，二话不说，又踢馍馍，又砸锅。生男生女由俺哩？只怨俺一个人，没有你的份？俺不想活啦，你打吧，打死才好啦！”

牛花一边哭，一边说，一边往起站。可是，脚上、腿上，烧得火辣辣地疼，站了几次，也站不起来。

赵拴孩后悔莫及，他还从来没有向牛花发过这么大的脾气。他心疼地想看看牛花烧得怎么样，又不好意思挨过去看，只好先圪踹下，把踢倒地下的馍馍拣起来。

赵拴孩平时对牛花很好，真象对待小妹妹一样。老实说，人家比他小一轮回，长得又漂亮，当年，要不是逃荒出来，在难中，怎会嫁给他。嫁给他以后，又一心一意和他过。现在，骂了人家，又烧着人家，不说好话行吗？

“林他娘，我不对，不该发火，不该摔打你。我看看，烧得厉

害不厉害？”说着，蹲下去，要看牛花的烧伤，还准备把她扶到炕上。牛花正在气头上，一下把他的手推过，说：“不用你管，俺也不会生男孩，俺也不想活啦，俺死了给你腾得宽宽敞敞，你再找一个会生男孩的婆姨。”

牛花说到这里，便咬住牙，忍住痛，站起来就要往墙上碰。拴孩一看，慌了手脚，一下抱住，就往炕上推；并把呆呆地站在门口的大闺女巧林叫进来，说：“快把你娘扶到炕上，在那里站甚啦？”

站在门外的二闺女、三闺女，听她爹这么一说，也一齐踊了进来。巧林搂住她娘，用力往炕上推，二林、三林也上手帮忙。牛花顶不住三个闺女推拉，很快被推到了炕上。

牛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伤心地一直哭泣，死的念头，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。躺在炕上，不吃不喝，不吭不哈。拴孩没办法糊补，只好一直对她说好话，承认自己不对，并吩咐闺女们说：“好好看住你娘，她到哪里，你们都跟上，要不她寻了死，你们就没了娘啦！”

拴孩知道，这几年越闹越好，全凭牛花，人家有个好歹，闺女们还都小，谁来照管？自己尝过那又当爹又当娘的滋味。晚上睡在炕上，还继续对牛花说：“你就提待我这一回吧，以后我再也不对你发火了！你生男生女，我再也不嫌哩。也许你骂得对，可能我赵家前世做了坏事，缺了德，坟没有选好，没有好脉，不该有男孩，没有就没有吧，人们好说，没儿的死了也颠倒不埋了。”

牛花慢慢地被说得省悟了过来，打消了寻死的念头，心想：“这人倒是个好人，就是脾气不好。俺爹死后，给好穿好戴上，又割了一口好棺材，象打发自己的亲老子一样。对俺和闺女们，也都疼爱。再说，四个闺女，长得象四朵花一样，一个比一个好看，哪能舍得丢下啊。可是，老生闺女，不是他发火啦，也真够气人的。怎么办呀？”她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再也不要生了，不生的办法，只有一个：不让他挨身。

牛花是个有主意的人，心肠硬，说不让拴孩挨她就不让他挨。每天晚上，让四个闺女睡在中间，让拴孩睡在一头，她睡在另一头。一听见拴孩找她，就喊叫闺女们“快起！”有一次拴孩偷偷地摸过去，牛花发觉后就喊：“孩子们！快起！你爹打我啦！”拴孩气得，赶快回到自己的被窝里。牛花说：“俺给你说过，俺不会生男孩子，再生下女孩子，告你说，俺马上就不活了。”

拴孩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央告牛花，说好话。牛花很执拗，好话说了千千万，也不行。就这样，过了一年多。

第二年的正月里，有一黑夜，正好三个大闺女，都到了姑姑家去看戏，拴孩又去找牛花，牛花又要喊叫。拴孩站在地下央告说：“好我的亲妹妹哩，你再要这样，我就给你跪下。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快打了二年光棍了，让我挨你睡一睡吧，这还不行？你想想，我给你说了多少好话？又一直向你担保，说你再生下女的，我也不嫌，我也高兴，你还让我怎啦！”

不管拴孩说什么，牛花还是不答应，说：“生女的，你不嫌，俺还嫌哩，俺还害丢人败兴啦。不管男女，俺是再也不生了，再也不养了。”拴孩说：“你把话说到这里，那我就再也没有办法了，只好给你跪下。”说完，咕咚一下，真的跪在了地下。

牛花虽说心硬，可十几年的夫妻，拴孩对她又那么好，除过嫌她不生男孩外，在其他事情上，从没有说过她一句不然，她想：“要这样一直不让他挨，万一逼得他有了外心，走上邪路，那就糟了。唉，不是怕再怀上孩子吧，俺比他还小，难道就愿意当这活寡妇？要不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从枕头上仰起脸一看，拴孩浑身上下，光溜溜的，一条线也没有挂着，直并并地跪在当地下。大冷冬天，冻坏了怎么办？牛花心软了，用右手把被掀起来，说：“你呀你呀！连衣服也不披，就不怕冻坏，还不赶快上来，等甚哩？”

不出所料，没过三个月，牛花的肚子又开始鼓了起来，她又戴上了愁天帽。赵拴孩却显得特别高兴。他想：“人常说，一个女

婿半个儿，有一个闺女，就有了半个儿子。她们不能继承家产，我可以在嫁她们的时候，多陪送些东西。我们老了，不能动了，她们还能不管！即便不管，我就变卖家产活。那些有儿子的人，儿子大了，一娶下婆姨，有了孩子，管老人的也不多……

拴孩想通了，对生什么孩子，再也不去考虑了，只顾体贴她，关心她，怕她不想吃家常便饭，就亲自给她另做，还常买些她爱吃的东西。感动得牛花把脸上的得愁云也驱散了。

## 二

牛花空了三年的肚，又一天一天大了起来。快要生了，拴孩要请人来接产、侍候，牛花说：“不用找人，就你接吧。有人说，男的接产，保管生个男的。再说，生了这么多，老月子，还用得着人侍候。巧林那么大了，还不能侍候？”

一天早晨，天还没有大亮，牛花肚子疼得忍不住，便叫醒拴孩。拴孩穿戴上，毛手毛脚，不知该怎么办。过去生了四个，总是一个本家婶子给照护。不幸，这个老太太死了。拴孩又想去叫别人，牛花不让去。她一边呻吟，一边指挥他做好准备。不大一阵，孩子落地了，牛花说：“你用剪子，把脐带绞断，留在孩子肚子上的，用绳绳死死地绑住，再把孩子赶快包起来。”

拴孩是个利洒人，按牛花说的，一一照办，胜利完成了任务。

孩子一落地，拴孩就想看看，到底又生了个甚孩子。可是，又有点不敢看，怕又生下个女的。不过，他早有思想准备，如果还是女孩子，也一定要高高兴兴地。于是，他把刚包住的孩子又解开，马上拨开孩子的腿晃沓，用油灯照着看了看，好象和女孩子

不大一样。他暗暗地有点高光，对牛花说：“哈哈，我看又是个女的。女的我也喜欢。五个闺女，五千金，多好。”

牛花生怕了闺女，估计这回也不会变样。当拴孩说：“又是个闺女”时，她也没有感到奇怪。但她从灯影里闪见，拴孩眉开眼笑，喜形于色，心想：“也许这回变了样。不，不会。一定是他怕我不高兴，才装出这喜悦的样子。”想到这里，好歪没的作声。坐在炕上，靠着被子，把眼闭上，好象无所谓似的。拴孩看见她这个样子，立刻把孩子抱到她跟前，说：“我看不清，你好好看看，好象和以前生的不一样。你看，这腿晃晃里，有这么一大块，这是旦旦吧，上面这个小豆芽，一定是小鸡鸡。”

牛花有点难爱，一听拴孩这么说，硬硬地睁开双眼，仔细看了看。她没有见过初生的男孩是什么样子，但一看，就看见和刚生的女孩子不一样。她的嘴微微地撇了一下，笑意出现在脸上，浑身感到热呼呼的。不过，她还是没有说什么，压制住兴奋的感情，又款款地把眼合拢起来。

这是真的吗？一定是眼花的看错了。她想再好好地看看，又有点不好意思。见拴孩把孩子又包了起来，便说：“看看你，连个孩子也不会包。”裹孩子的小被子又被她解开了，并说：“把灯端过来，让我再看看。”

两口子，头碰头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阵，笑容可掬地一齐说：“看来是变了个样。”拴孩说：“就是男的，咱还把他当女的养活，叫他个‘五闺女’，你看好不好？”牛花说：“看你高兴的。你想怎就怎吧。”

头一天，人们不知道牛花坐月子，第二天，邻居们听见孩子哭，知道了。知道也假装不知道，谁也不愿来打看。大家知道，拴孩家两口子怕生女的，要是又生了个女的，不去看还好，一看，会引起两口子不高兴。

三天过去了，人们从拴孩说话的表情上，走路的姿式上，觉

察到有点异样。有些人们就悄悄地议论：“拴孩家婆姨，可能生了男的，你看他那行游动作，和往常大不一样。”有个多嘴的老太太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在路上截住拴孩问：“听说他嫂子又坐月子，看你这走路，劲达达的，生了甚？男的吧！”拴孩笑着说：“没变样，她还会生男的，就会生那赔钱货。哈哈。”

快满月了，在这二十几天里，拴孩家两口子，还有那四个一个比一个大个脑袋尖尖的闺女，全沉浸在欢乐与兴奋之中。拴孩告闺女们说：“要有人问，问你娘生了个甚孩子，你们就说还是个女的。”闺女们莫名其妙，有人一问，总是悄悄地回答：“俺爹不让说是男的，还叫说是女的。你们去问俺爹俺娘吧。”

拴孩家生了四个闺女，只有大闺女做过满月。这个“五闺女”可不一样。赵拴孩和钱牛花，决心好好地、排排场场地给做个满月。

前十几天，拴孩就告了亲戚朋友。到了满月那天，比一般人家娶儿嫁女还热闹啦。凡是有点勾挂的亲戚，一个盘子的本家，都请来了。一共有二百多号人。拴孩也准备得丰盛，杀了两只羊，宰了一口猪。前三天，就把孩子家姑姑、表姐们请来，又蒸馍馍，又馏糕。亲朋们送来的礼品，有各样吃食，还有布匹、衣服、鞋袜等。

拴孩的两个妹妹，对哥哥得了儿子，十分高兴。她们知道，嫂子没有娘家，孩子没有姥姥家。姐妹两个合伙打制了一把银锁锁，两个镀金楣橛，用大红布裹成纒，让“五闺女”往脖子上戴。赵拴孩还请来附近庙上一个老和尚，把“五闺女”的头剃光，舍在庙上，当了不出家的和尚。这个老和尚，还给“五闺女”起了个和尚的名字：“悟僧”。离赵拴孩的村子不到二里地的东沟村，有一个叫李福全的人，又把这个“五闺女”认做他的干儿子。这些，都是为了让它平平安安地、顺顺利利地长大成人。

天，明了黑了，黑了明了。不知不觉，“五闺女”已长到了十

二岁。不过，这时再没有人叫他“五闺女”了。在他懂事以后，就对爹娘提出了抗议，说：“我明明是男的，为什么叫我闺女，以后再叫，我可不答应。”家里人不再叫了，村里人还叫，尤其是那些孩子们，你不让他叫，他偏叫。你叫你的，“五闺女”却不答应。一来二去，也就没人叫了。

叫什么呢？在他满月的时候，老和尚不是给他起了个“悟僧”的名字吗？这个名字，村里很少有人知道。家里人知道，可谁也不叫，觉得古怪，不顺口。还好，家里人早亲昵地叫他“秃小”。他从小就舍在庙上，当不了出家的小和尚，没有留着头，叫秃小很合适。这样，秃小这个名字就叫出去了。

十几年来，拴孩家两口子，象喂养金毛狮子一样，冬天怕冷着，热天怕热着，经心地抚育着秃小。有好吃的，先尽他吃，有好穿的，先尽他穿。四个姐姐。谁也不敢和他争，谁也不敢惹他。

大姐巧林，未出嫁前，什么事也不干，专看秃小，出嫁后，由二姐接替。这个二姐，和大姐的性格不同。大姐文文静静，说话稳稳重重，干活仔仔细细，照护得秃小头头是道，吃喝趁时趁分，穿戴给洗刷得干干净净，从不带他到远处、野外玩耍。这个二姐就不一样，象个野小子，爱串门子，爱交朋友，成天蹦蹦跳跳，哪里也去。秃小才五六岁，她就常常带上到野外耍，不是爬山坡，就是下河滩，而且总是管自己玩，不管弟弟。

一年春天，她和几个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一起，爬到村北的山坡上摘野杏子吃，一只灰狼突然串到树下。孩子们一看见狼，就不顾命地往山坡下跑，一边跑，一边哭叫。狼看准了秃小，弓着腰正要扑他。二林还算胆大，一下抱住弟弟，滚到了山坡下。恶狼瞪着两只眼，吐着垂涎的舌头，正要跳下山坡，去追赶孩子们。在地里劳动的家民，听见孩子们的哭叫声，马上赶来，才把狼赶走。

多么危险啊！孩子们的衣服被圪针挂破不用说，手上、脸上

和身上，都被磕得血淋糊渣的。这下，二林可闯下了大祸。

牛花好不容易生了这么一个宝贝疙瘩。过去，~~原生闺女~~感到不如人，常常生气，有气没处出，就往闺女们身上撒，~~也骂~~骂闺女们是“赔钱货”。骂起来，总是咬牙切齿，血淋淋的。什么“狼咬杀的”、“狼就吃不了你们一个”。不只骂，火起来还打。打的时候，没轻没重，身边有什么家具，都敢往闺女们身上放。闺女们不怕爹，就怕娘，在她面前，都不敢犟嘴。只有二闺女二林胆头大，嘴巴硬，断不了顶撞两句，结果，数她挨的打多。

现在，二林把爹娘的掌上明珠，引到山坡上，几乎让狼叨走，身上、脸上，都跌破，这可不好交待。她知道，挨打是躲不过的。急得她，一面给弟弟擦脸上、手上的血，拍打身上的土，一面哭着央告同伴：“你们把秃小带回去吧，我是不敢回去，回去，俺娘非打死俺不行。”同伴们说：“不要怕，事情已经做下，你不回去，去哪呀？俺们把你送到家里，她要打，俺们拉架，不让她打，都给你说好话，央告她。”

二林和同伴们，拉着秃小，硬着头皮，回到了家，本来已经不哭的秃小，一看见娘，又哇啦、哇啦的大哭起来。牛花一看儿子成了这个样子，二话不说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拿起拨火棍，一边骂，一边就往二林身上打。二林闭住气，咬住牙，哼呀也不哼呀。拨火棍打断了，又去找其他家具，嘴里还不住地骂：“你狼吃鬼，今天非打死你不行，也不知把俺孩子引到哪里？跌成这个样子！”站在院里的几个女孩子，也不敢吭气，更不敢说是怎跌坏的，只在暗暗地挤眉弄眼，让二林快跑。

二林见她娘又去找打她的家具，闪手夺脚就往二门外跑。她娘就追。有两个胆大的姑娘，一下上去，拦住牛花，说：“大娘，你不要打她，不怨她，怨俺们，是俺们唤上她去的。你打俺们吧！”牛花不好再去追打二林，气地说：“你们到底去哪儿来？都跌成这个样子！都这么大的闺女啦，也不在家帮大人干点活计。你们到